

激起心中千层浪

大学金融专业毕业，就职于跨国航运企业,热爱拉丁舞,这就是几年前我最主要的几个标签，或许也是如今很多年轻人的特征。我们追求国际化现代化,向往融入世界的工作方式和小资生活。毕业后几年,从北京到上海到哥本哈根,我逐渐实现了这样的梦想。

坐在哥本哈根面向波罗的海的办公室里，喝着咖啡与各国的同事和客户讨论着项目进展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地美好，曾经大学时代梦想的工作状态可不就是这样?可是突然有一天,丹麦同事聊天时问我是否会功夫，或者了解中医易经,当时我就茫然了,甚至有些慌张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在电视里看过武侠片和历史剧,在学校学过一些诗词文言文,此外似乎就再也没有接触过这些。功夫?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吗?甚至就连中医如今也受到了质疑。我老实地回答,这些我都不会也不懂，而实际上现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如此。这下轮到同事茫然了，他问道,这些不是你们国家的文化吗,世界闻名,为什么你们都不懂了呢?

这次的交谈就在更多的茫然中结束,却在我心里激起千层浪。我不断地问自己,除去黑头发黄皮肤,除去会说中文会写简体字，还有什么可以证明我是中国人? 答案很悲哀,没有! 在几十年的成长和教育的里，我们这代人不知不觉中已经失去了最能证明自己是中国人的核心——中国传统文化。直到此刻我才深深意识到，只有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才是最有力的证明,而我从未真正拥有过。

第一次感到惶恐，因为这个超出温饱却自觉很重要的问题。在哥本哈根生活一年多以后，人生的轨迹从遥远的北欧划向了北京。再次回到北京，我看这座城市的眼光变了。过去看到的是学习,是风景,是拉丁舞,是三里屯……而现在，第一次去找寻胡同里胡塞乱藏着的茶社、风水摊,去雍和宫、法源寺烧香,去琉璃厂翻阅古书……整个城市似乎一下子变了颜色,从过去的五光十色,忽然灰白朦胧起来,却更多了一些味道。

因缘际会五道营

七月的一个周五,快下班时,我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同城活动，突然一个活动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是一个洞箫公开课,在五道营胡同的惠量小院。离活动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,我马上打电话过去问是否还能报名,得知座位已经预约满了，不过如果确实想来可以站着旁听。我很快收拾好东西,奔向五道营胡同。

小院古色古香，屋里的长桌一头坐着一位年轻男子，他面前摆满了各种长短粗细不一的箫，而他正在给大家介绍这些箫的特点和历史。介绍毕,他拿起一支长箫,吹起了一支古曲。刹那间这音律萦绕在整个屋子里，恍惚间我的内心感受到了震撼，一种激动而熟悉的情绪在心里蔓延,鼻子都开始发酸。对,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,它就在这里。

一曲终了，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姑娘把箫分给大家,让每个人都可以尝试。我拿到箫,依葫芦画瓢地放到嘴边,吸足气用力吹,可是完全不响,只有沙沙的吹气的声音。我再试多次,很沮丧地发现这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容易。这时,那位姑娘走到身边,帮我调整箫吹孔到嘴边位置,并让我放松,然后吸气,吹气,响了,这次竟然响了!那低沉浑厚的声音竟然从我手里的这支箫里传了出来……

活动结束后,我和组织者交谈,才知道那位男子叫高天晨,在国子监成贤国学馆教武术和书法，而那位姑娘叫蒋逸，在琉璃厂有一家自己的笛箫店。我和她约好,以后每个周末去店里跟她学习洞箫。

蒋逸的店面很小，但每次学习的时间都很快乐。她是一个安静温柔的姑娘，待人真诚热情,讲解很细致耐心。从单音到五声音阶,到小曲子,我慢慢地开始走进了洞箫的世界，小时候一箫一剑走江湖的梦似乎在延续。



在传统 文化中 修行，

◆ 缪斌

七月，雅典，夜。在《阳关三叠》琴箫和鸣的余音袅袅中，中国古琴和古希腊里拉琴有史以来首次碰撞出绚烂的火花……

全身心沉浸在这美妙的乐曲声中,我激动不已。两个千年古国的文化交流通过来自远古的音乐得以实现，这是我的传统文化修行的又一个收获，也是又一个新的起点。



本版插图 叶雄

悠然山房初相见

学习洞箫差不多四个多月，一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活动通知，是由张笛老师主持的洞箫共修,地点在北苑的了凡轩。既然也是洞箫,于是前往一探究竟。

张笛老师很年轻，他自幼修习笛箫,师从张维良教授,在洞箫上的造诣很深。他跟我们讲了他的经历以及对洞箫的理解，让我豁然开朗，似乎一个新的大门在向我打开。我写好发心书,正式成为最早的共修小组成员,由于报名人数过多,我去了雍和宫熙贤斋小组。每次共修,都是在下班之后匆匆坐地铁赶往。小组成员来自不同的背景,有白领,有自由职业者,有学生,还有退休老者。每次穿过雍和宫和孔庙之间幽暗的国学胡同，走进熙贤斋的堂屋,拿出箫,大家围着茶席而坐,宁静而纯粹。

很快悠然山房开始筹建第二个共修小组——中医共修，我和媳妇一起加入，开始系统学习黄帝内经等中医知识。这之后,熙贤斋、舒琴吟、雷音琴院……京城的很多角落都留下了我的身影,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补充传统文化的营养，每天的生活中都掺入了传统文化的元素。尽管由于底子薄弱,刚开始学习得很艰难,但我仍然坚持,因为我知道一旦放弃,那就是真的放弃了一个梦想——一个成为真正中国人的梦想。

转战沪上玉兰开

2012年4月，我再一次被推着离开了北京,一路向南,来到了上海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。又一次陷入了迷茫：这里没有了悠然山房,没有了共修,没有了茶会,没有了雅集，没有了传统文化圈子的朋友们，生活仿佛缺失了很多。我走访琴馆,拜访箫友,可是再也找不回那样纯粹的感觉。我寻思着是不是可以尝试将北京的模式移植到上海来，但在走访上海多家茶社并与多位好友探讨之后，却很失望。在北京的“三十原则”(十元给场地方,十元给山长作车马费，十元留作共修小组经费)在上海完全没法实行，

这里的场地搞一次活动收费都至少数百上千元。难道传统文化的公益活动在上海难以实现吗?

无奈中，我发了一条微博，“我想在上海做传统文化公益活动,需要场地,有谁可以提供?”如今想来，这几乎等同于买彩票后等待中奖。可是奇迹真的就发生了，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一条私信，来自长宁区工人文化宫的白敌老师，她说对我想做的事情挺感兴趣,希望见面详谈。第二天我就来到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,与白老师一见如故。我们一拍即合,决定在文化宫成立上海地区的第一个共修小组。

当时我没有想过很多，也没有想过很远。没有学辅,我当;没有学长,我当;没有山长,我也壮起胆子来当。来参加洞箫共修的人数越来越多,最多时达到20人左右,还有江苏、浙江的朋友远程赶来参加。至今仍记得那个夏天,我背着箫包,走在上海的街头,走进文化宫的教室，接好水准备好茶,打开备好课的本子,练着箫等大家的到来。

有一天，上海电视台星尚频道的记者突然推门进来，我们的公益活动就此第一次触电。

那天,如往常一样,我提前来到文化宫。快两点的时候,其他人也相继来到,相互品对方的箫,有几位同修还带来了印度和韩国的笛子,让大家尝个鲜。

正当大家热火朝天地练习着，我看到窗外有几个人在朝里张望,于是开门去询问。原来他们是星尚频道的记者，来做文化宫的专题,正巧看到了我们的活动,非常感兴趣。于是我跟他们介绍了洞箫共修的情况，也邀请他们一起体验。他们兴致勃勃地端着摄像机录下了大家共修的场景，并对几位同修进行了采访。

隔几天,节目播出了,看到大家穿着汉服拿着洞箫出现在电视屏幕上,心里十分激动。

闹中取静半日闲

洞箫共修渐入佳境，我开始考虑是否要进一步发展。还是从微博，我看到附近有一家新开的茶社发布了一个茶会公告，于是在一个雨夜，我来到了静安区一个小区里的静落茶社。两位姑娘已经坐在桌边喝茶了，其中一位是店主陈静,另一位是朱姑娘,我们后来古琴共修的山长。

朱姑娘古琴、插花、香道等等都懂,而且都很厉害。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了，每次都挺着大肚子坐车过来，搞得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。她尽心教每一位同修,每个人都很喜欢她。她肚子里的宝宝也每次都和我们一起共修,想必在胎中就已经熟悉了《秋风词》《阳关三叠》了吧。我自己也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学古琴,慢慢弄懂了挑勾抹剔，慢慢能磕磕碰碰地把《仙翁操》弹下来。

后来我们搬到了田子坊的浮生半舍，老板娘苏木也是我们古琴共修的成员。从此,我们来到田子坊，不再是为了逛各种小资味儿特浓的小店们，而是背着古琴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寻觅到那块并不显眼的招牌,走进店门,扶着楼梯而上，此时已可听到泠泠琴声，外面的喧闹似乎一下子被隔绝了。我们在田子坊里闹中取静,偷得浮生半日之闲。

翌年,雅集、云游和共修三大活动体系已逐渐完备,正式更名为玉兰草堂,以“传统文化、公益传承”为理念。同时我们也开始筹建自己的国乐团,取名长宁乐社。

我们经常在下班之后聚到一起排练,辛苦却乐在其中。不久我们迎来了首演，在长宁区文化宫的一个中外交交流活动上，同台的还有其他的专业演奏家。这是我的第一次登台。面对静静期待的观众,我努力平复心绪,举箫吹响了《茉莉花变奏》的前奏。这段是我的洞箫独奏,当阮、笛、箏顺利衔接上,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。后面的合奏就很顺畅了。首演得到了大家的赞赏。

传统文化在希腊

人生太多不可预料，由于工作调动，我又要离开上海去往雅典。草堂的好朋友们特地为我举办了送别雅集之后，我和太太携着琴箫箫和大家的祝福来到了爱琴海边的雅典。

来之前，就听说希腊人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，在希腊有着学汉语的热潮。可是当我们仔细寻找时,却默然发现除了汉语,这里很难看到传统文化的影踪。希腊人是很向往，却无从接触到。于是,我和太太创立了遇见文化,期望同样古老的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在这里遇见。

第一次机会是今年春节回来之后,经朋友推荐,希腊 Mega 电视台的收视率很高的 Dr Cook 节目摄制组来到我们家里,拍摄一期介绍中国传统美食的节目。太太作为主厨和主持人 Dr Cook 一起烹制了多道菜肴,蚝油牛肉、香菇鸡煲、西芹炒腰果、西红柿炒鸡蛋、玉米排骨汤,中式的美味让希腊朋友们赞不绝口。节目播出之后,我们的希腊同事和朋友们一见面就纷纷说,这个节目内容让他们印象深刻,“舌尖上的中国”名不虚传!

在希腊我们还遇到了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已经有一定造诣的朋友，比如说得一口流利汉语的八卦掌传人亚尼。我们一起创立了希腊中华传统文化社，吸引聚集了一批传统文化爱好者。今年4月6日，我们在遥望卫城的Filopappos山,举办了希腊首次上巳节雅集。我和太太穿着汉服,为大家演奏古筝、古琴和洞箫,还为大家讲解了《高山流水》《良宵引》等曲目的典故。亚尼为大家演示了八卦掌和判官笔，马诺斯讲述了他对中医的了解和热爱，狄米特拉也分享了她和书法的故事，各展所长,其乐融融。

而在这个月月初，我们终于举办了筹备已久的古琴音乐会。

第一场是在圣托里尼岛南部已历千年历史的 Akrotiri 古城堡内。济济一堂的希腊观众们早早入座。当灯光调暗,蜡烛燃起,琴弦拨动的那一刻,整个城堡都仿佛为之一振。随着乐声的流淌,很多人都渐渐地闭上了眼睛,仿佛入定。由于座位有限,甚至到当天都还有很多人致电订票,却只能抱憾。

第二场，古琴音乐家王琬与希腊音乐家 Alikı .Areti 以琴相会,美美与共。三百人的场地挤满了四百五十人，大家都屏息静心欣赏,落钟可闻。音乐会落幕,观众们却久久不愿离去……

一个接受了十几年教育却不懂传统文化的现代文盲，一个在外企工作喜爱拉丁舞崇尚国际化的年轻人,现在,通过传统文化公益组织,弘扬传统文化,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尽己之力，已是我一生的追求。此心惟愿,国内，能够形成传统文化的良性生态圈；海外，能够让传统文化走出去，与世界各族文化有更多的碰撞交流。这不是一个人的修行,也希望,能成为更多人的修行。